



67209

明文奇賞卷五目次

劉基魚樂軒記

頌表

瑞麥頌
靈隱寺至深居記

祀方丘頌

謝恩表

序

鄭士亨東遊集序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明文奇賞

卷五目次

牡丹會詩序

王原章詩集序

項伯高詩集序

記

遊雲門記

活水源記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猗棟萼軒記

隱基魚樂軒記

明文奇賞賈性之市隱齋記



苦齋記

說

林天說

下

師子圖說

與萊窩說

并序

解

夏后氏之郊

對

孟嘗君求石磬對

跋

用文奇賞

卷五目次

二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詩後

題王右軍蘭亭帖後

連珠

擬連珠

郁離子

遊千里馬

玄豹

靈丘丈人

枸椽

蟻螻

天地之道

省敵

愚乎

牧豕

公孫無人

蛇蝎

麋虎

明文奇賞

卷五目次

三



靈丘丈人
林林
天賦之道
麋虎

明文奇賞卷之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頌表見瑞麥頌併序劉問基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
向戰克攻取一莖五穗

皇帝心知帝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
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闕海率從四征而
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一

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
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游
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

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
有餘本又叙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

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
皆假元為各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

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
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

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

引詩將兩

項叙功一

捲收盡又

以漢謹証

之的是當

我作手

詳論

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

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

漢謹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

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

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

饑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

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

示悉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

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

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滄若雲烟望

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

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并序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地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

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于外不可掩也惟爾

雅似柳平

淮表文而

氣過之

以射歌誠

感神故射

以觀德誠

於中者必

形于外不

可掩也惟

爾

一

卷之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

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

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

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三

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太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于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濟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

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

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

以祭穹祗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劔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

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旣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

吾雅深秀
無一橫器
之氣

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龍墀。蹈舞從容。
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泰岱。憑
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豕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
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

臣作詩。以繼太雅。

以謝草恩表。

明文音賞

卷之五

四

伏以出草萊而遇

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

也。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

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拙。無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

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

魚水之逢
想見此篇
勞而不伐
活之入也

序

鄭士亨東游集序

識所不識
謂之真識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
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
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
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
自以爲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
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
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
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爲序

用又奇賞

卷之一

六

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閱其環
謂下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下和也可乎哉余
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
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
何耶予旣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
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爲之傳也于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大難爲拈
又善出脫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
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
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

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七

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恹恹。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櫝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旣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苛禍官斥弗任則羣構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爲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笳鼓之徒爲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

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鳥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栢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下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

相顧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不多聞則
道說必有
差謬矣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已。則諱見。不若已。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九

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爲助。于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迺命酒以別。而爲之言曰。古人之爲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况于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粟。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奕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

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爲君歌也。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
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
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
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
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爲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
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勣詩二句十四字爲韻，命探
丸。信所得爲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
爲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旣曰君子，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十

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淫故湛
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
之爲宴集，大率以聲色爲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
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旣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靡
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羣，則憤憤然見于
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爲有人之
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曠豁達
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
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
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

子嘗集詩
三百後刪

將出以問
世大約如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十一

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摠幽深之抱懼情既暢
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
龍之出溟滓捷如援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
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馨之靈靈
龜蔭之以之藉豕則茨蔽之不如矣蒼良名貴鳳皇食
之以之豢牛則管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
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
之故既爲之詩復冠以序焉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
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僻地之
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
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
邪之志慷慨惻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
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
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
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
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清虛浮靡
以吟鶯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

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于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謫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

用文音賞

卷之五

十一

項伯高詩序

堯有誹謗之水而秦有偶語之僂亂世之討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于土瓦木石也耶

大得詩意
正在个中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况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愁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

記

遊雲門記

劉基

予游會稽
竟日不能
去雖台雁
奇絕未易
舍此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
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懔懔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
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岡
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
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
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游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
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
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
謂雲門若耶果不謬于所聞于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
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
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
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
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
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
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游凡其所至一丘
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
表而出之而况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
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

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下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間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活水

源記中安山爲四小峽東至山麓

爲大峽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櫨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十五

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爲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爲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螭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春令恒從竹中下

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
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
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
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
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
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
之也夫因得此水矣探其源天中泉噴激激者水
上人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山麓上疎澗至明覺

明文音賞

卷之五

十六

身側漸人
可隨雲來
法

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
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
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
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
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
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
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爲池雖大旱不乾謂之
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
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
柯公陶山木禾鷺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

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爲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磔少憇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憇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夫同之先舊爲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一七

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爲我記之按棣萼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爲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鬪鬪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日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

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啟其心迺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昂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啟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爲小池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十八

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撞撞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

反說出江
湖之魚不
樂大奇

不慮若期
心亦求不

不慮若期
心亦求不

油

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馳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滄澤之間數罟不禁繒網如雲鮫人番夫鼓楫生風獮獺鶯鷺成羣利背長骸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留鯤鮪登于庖廚鱸膾殫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爲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蠹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重入以爲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明文章賞

卷之五

一九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闌闔中集古今圖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覲車馬之塵不深其官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刃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于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任不遇則隱任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

尹傳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于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斟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爲之是尚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

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隣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揆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劔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壘皆蒼石岸外而白中其

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枳。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歲。芑。之。菜。櫛。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洄。洄。澗。瀨。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穴。而。室。焉。携。童。兒。數。人。啟。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莢。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二十一

多此

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
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
差以醑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
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其嘗也氣行而

而部之各其室曰苦齋昔苦齋時吾相去能幾何其
蓋以揮灑子而或以曾祖典兼亦餘是也夫隱
去樂而於之樂吾之苦少吾聞夫以其樂
於子曰良藥苦口味欲詠志吾耳障然其苦
利大其苦甚入也其苦甚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聲氣非昔時之樂也今日之苦也

說

天說下

劉志基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于人與曰否天之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雷雨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啟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禳氛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二十三

有人做不
出者天爲
一出頭是
天做有天
做不出者
人爲一出
頭亦是天
做

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揭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泯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

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鈎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食者其不謂靈其靈者也。人不謂靈其靈者也。

師子圖說世語人謂靈其靈者也。亦靈矣。若世語人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二四

危詞

後狃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菜窩說并序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

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普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賤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旣夷。

既壤俯壕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檠塲是蓋比
如束鍼鉞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
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
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比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
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壑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蟻蝎
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
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蹠右趨
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股索爲蓬
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奠鬱
秦杏周漆柿桃柰稷琬容琰質椅桐栝栢堅楨有瑟桂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三十五

椒更椹吐芳辭秘木瓜楹棹諸蕘葛藟叢蔓轆轤彼竿
此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
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
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入口之家五
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
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懷東門子賤聽
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恠立而言曰公有
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
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
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

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
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疇耳貸力於
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蓄
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
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
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
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
之。買牛牯一犉。二鏟其萊蕪芟去。與歲拔其芟。槌阜翳
籜而地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
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
慈穉舉肥根。莖實莢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櫛之萋萋。未
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憚如也。窺其園則
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
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
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在。陳焉久矣。請坐
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
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畜焉。曰。始吾之不
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旣營是園也。惟其所
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過矣。農道而萬物
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象其業而百務貞。

故植非以爲之君非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蒜筭也筭不夫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于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萑萑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微胥瘍也胥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蔓蔓者僕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

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窮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萃萃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高也不足

解

夏后氏之郊

劉基

正論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于舜，非受于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二十九

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其父之殛鯀亦非

天也。天不之至，公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

解

夏后氏之郊

劉基

宣對

于。贊。孟。嘗。君。求。石。磬。對。陳。簡。傲。晉。也。齊。劉。其。基。不。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舉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于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致石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三十一

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之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于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孟嘗君失信于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疆不亦宜乎。

蘇州府志卷之五 劉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
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
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
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
溼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
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
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
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於是大信刀筆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一句出脫

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
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
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
眾人異矣夫以二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
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
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
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
其田里之間則疆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
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諱
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

不可變
不可簡

恐多此一
駭辨而文
故佳

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拘而爲鬪。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三十二

之說。其亦巧于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哀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于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自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飛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

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冷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响响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于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三三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于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

吏必有善
醫者以吏
為疑何不
可

予過越中
嘆曰郡國
生祠多玩
矧少東越
玩例多生
祠少讀此
幾悔大言

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爲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才子陽德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阨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爲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三十四

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爲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爲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詩者之意。故怨而爲頌。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澳。緇衣。油然而感。生于中。而形爲言。其謫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于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祭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賸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爲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

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發女有惠愛孚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爲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爲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諸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澳緇衣之後焉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明文音賞

卷之五

三二五

右軍傳生
紹興一書
門首字畫
不平久之



連珠

擬連珠

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美味論與百豐益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鞮鞢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聿人之國若甕之鹵見棄於艮體之邦同蠶畏戎土蓋聞千斤之象不喘虎而喘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夏禮之說驅去墨兼姑亦未

明又奇賞

卷之五

三十六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見三十六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鬪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寒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贈汎于壑未忘具紙求寶于谷見三十六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于老馬是以家有老
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雖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為
公而倚以圖治無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乎佛蘭
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
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角獲
子之謂事也夫不以家職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

能然後用之矣則其能矣用之而不鄙其側顧全風
之謂耳且聞者曰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三十七



對限對不委請錢國亦夫耳慎書章不來支理以漸
益園喉瀆莫強外求撫端罔莫愈于其愚且以宋育夫

郁離子

千里馬

劉文基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
 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
 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
 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輓
 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駝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
 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
 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
 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

何獨風紀
 乃知其時
 猶近古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二八

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宵昵近之都那豎爲
 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
 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
 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
 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
 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
 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
 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
 病而天下之筋骨䟽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

後世擲雄
 邊鉅藩如
 理大宗何

讓認手足
為爪甲者
多矣

今之食案
乃以粟養
類又非此

勝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

明文音賞 卷之五 三十九

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開內外之廐八駿居天開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金是選者為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為上乘居天開以駕王之乘輿其厖為中乘居內廐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

病在此

與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饒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驂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玉王及大臣皆右內廐旣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弗捄亦奔馬之高足驥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四十一

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玄豹

玄豹者常期其事則背道而離聞鐘鼓而辟易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妓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

而弗知也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惋而
旁攝而搔之涅去而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
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額靨蔽之以翟三
年未之見一夕而禡其翟見焉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
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嵌巖
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
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舊而待新新未嘗不
敢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粟喜而歸曰新
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
勝其舂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四一

不積愈甚
而殺之乎

是非禾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
者以爲虎已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
盍速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
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
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楮荆之玉岫嶠之沙
禹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
三韓之寶龜鑿無闕之珣珥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
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
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
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

漢

靈丘丈人

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呼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食，其能哀我乎？秦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往予泝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悲而泣，予唏之曰：天有風，主爲予汝乎？何爲泣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四十一

道學

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將相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

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
 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刑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
 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夫獲大夫有
 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
 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
 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
 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
 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詭
 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
 蠹蠱食木木盡則蠱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用文奇賞

卷之五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
 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
 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
 也但視其蔽蓬折櫓而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
 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
 者鮮矣宜其蔽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
 鮪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
 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
 而逝及其欲食也憇憇然復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

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

何敢對乎？公曰：然哉！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爲工。子餘

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

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颺作江中之舟

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

王孫率大奇之，舉手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

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

之人無已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諛，謂人莫

若已者必精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債其事者

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

湖而出三江，迫於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

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歿，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

能直之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

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

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

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段，文錦十純，命賈

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

試而後用
門而後擇
遂聽今古
翻案亦紙

於國門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歿於是賈人以妾得罪而馮婦歿弗寤

杞離謂熊螫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窠烏蜂不能爲窠而惟食窠故將瑾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擠而殺之今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眡手塚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遨以食先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爲烏蜂也能螫父曰子

舊語

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螫父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我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

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為。若。請。于。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晉。于。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于。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鍛。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揜。谷。明。日。而。富。叟。歎。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廷。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廷。非。神。廷。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為。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寃。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人。焉。夫。人。飢。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為。惠。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五

謂天地之盜非

楚使芊叔為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詭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噓而王賴楚王不憚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耻寡人竊為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為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為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手是乎漁臣之里人感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我固有之矣而焉用於為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

考清遂為
希有事

海寇亦多言

今欲以一將御百千耳目又御百千無耳無目而將亦非必自有耳目者兵危道也

其課是剡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羣臣而譏之羣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為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羊叔剡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霸諸侯

省敵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日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四七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鱓鱓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鼃負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鼃鱓鱓莫不尾劔口鑿鱗鋒鬣鏗掉首摧山捷鬚倒淵而豈鼃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鼃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

業不成改
成否半皆
滿也

之頭入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
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
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
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鼯負爲足以當之
鼯負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脇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
至破之必矣乃使鼯負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
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虞孚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
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貿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四八

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于吳爲上貨吾見賣漆
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如其
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
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
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
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
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
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困于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
爲梁其友謂之曰梁喜尤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

悔雖無及
若人猶以
悔生不則
沒身波濤

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船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姑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明史奇賞

卷之五

四一九

補天下若
要定主意
主意一定
雖天不能
使之變此
大手也

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

鳥獸皆登
繕神足手
有洞

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
鬪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鳥呼其朋而逐之
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鷲也而化爲鳩則既失所恃
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
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
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
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
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梁飽
其鴻鴈鷄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五十一

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梁狐狸一日無
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
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
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
必感王之惠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鬪河濟洸泗
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
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
冒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
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
千里餽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

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後
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後
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後
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
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
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于
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
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
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
王之桀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

之事者非圖餽餼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整其悉心
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籬以防水鑽朽木
以取火哉于是宣王喆然大寤提案而起下令放禽獸
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
大彊秦楚致霸盼子之力也

蛇蝎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鴟鳴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
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
而惡是也夫有口則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
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

我則鳴鳥
不聞其避
不祥邪

盜能用道
浴人無術

宋若盜矣

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
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
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
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
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
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
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
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
矣臣故曰是好音也其音則其害則其害則其害則其害
盜孽以如羊之鈎係八尺之絲鈎牛畜而牽之宵夜而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五三

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孽焉郁離子
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
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
用之矣

虞離子

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

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
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
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
餘則蚊蚋皆聚而嘔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

雖然有耻亦難

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儼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職鞞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脣，于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而子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于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五十四

爵貴輕而秦傑辱

執爵進酒為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敵鄙南之役，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于是趙人之得爵飲，重于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于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六不當，則友好以為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明文奇賞卷六目次

解縉

應制古詩公發事錄序

河清頌有序

四夷咸賓有序

御書贊有序

嘉禾頌有序

白象有序

瑞應歌辭序

河清

明文奇賞 卷六目次

野蠶

神人精氣

白鶴

表

進實錄表

疏

上萬言封事疏

論韓國公冤事狀

序

贈蕭觀復省兄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送高仲仁教瑞昌序

北京重遊序

送端木武庫歸溧陽序

送王作昭府屬序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顧謹中詩集序

西游集後序

虛舟集序

明文奇賞

卷六自次

楊文川詩集序

送高唐王君子舟赴巴陵文學序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城西蕭氏譜序

鏡方彭氏族譜辨疑序

吉水余氏族譜序

記

素位軒記

忠孝堂記

雩陽孫氏奉親堂記

萬安賴氏源流記

徐氏孝友堂記

溪山萬狀圖記

時敏齋記

私淑齋記

明文音賞

卷下目次

三



海峽書院

海峽書院

海峽書院

海峽書院

海峽書院

明文奇賞卷之六

應制古詩有序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河清頌

臣縉承詔總修有序 解縉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

清實啟聖之徵

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

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迺即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一

帝位紀元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

帝業由是而盛高麗來朝為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

至逾三年

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

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

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彩間日迭

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滉如金鎔如鉛如汞如

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

綃輕幕水上如犁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

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

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

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流苻文藻
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
陽迤邐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膩一洗下見沙石
如芙蓉丹砂燦然郁列於瓊瑜綿綺之間可指而數也
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薄彩鳳羽毛鱗鬣泳
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鍊錯雜班映瑩無纖塵又如
築琥珀以爲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迺微碧與天一色
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枻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凌倒影
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耄倪歡呼曠古罕遇
自河津傳播于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

播告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携皆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
之人行旅過之莫不爲之驚喜歎息閱玩坐起徘徊而
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
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于是羣臣上表永
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迺復其舊實三旬
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旣審同異恭惟

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

陛下卽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
南占城暹羅瓜哇西洋琉球真蠟拂林覽邦緬甸波勒

天啟元年
黃河清觀
聖主頌詩
一傳天啟
聖明非為
之兆歟

迺比兀良哈女真野人西番哈梅朵耳烏思尼巴天竺
否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
平之業將由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載歡欣無已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啟

聖明

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禍昔在長壽太古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

順應茲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迤河清獻瑞旣肇龍門

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卽

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陟接踵如何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

奔趨有赴無壅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

所闢功在生民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

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

雪九河駿奔濺目沃鐵關石迴瀧盤東地底龍門天開

弦激蠅起衝奔九地威電走影聲喧怒雷淖汨沸鼎經

緯天文橫絕地紀貫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

於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於此考祥粵古是常昭茲大

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翳霧密霞流條陽忽陰乍闢乍收

其騰氤氳其下續續其旁困困其際紘紘海帝青紅仙
神艷淑馭鳳駿麟朝瞰若木轉眄一空伏波凝席沈沙
躍金聖壤薦璧驚鷗羣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
尾星垂芒耀月影夾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旣白旣玄
翕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
運合一五彩流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
後盛地闢天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
若卿雲爛垂于羽苗格簫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光旣塞
不游不驚貢賦絡繹冀通島夷夾石充導九河轉輸濟
深浮于磧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淳曷勝舟載盈變

明文奇賞

卷之六

謙流時移變易不有來今曷知古昔於昭

大明

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
我皇日敬寤寐丹書典謨金鏡祥謂不祥
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
聖壽齊天萬世永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
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四夷咸賓 有序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
德咸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

邁羅東南若流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
瓜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摘里車西
若烏思尼八刺西北畏吾匈奴哈迷遠者數萬朝聞夕
引奉貢儀物皆至神聖而獻又獻而獻京師其文詞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
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歡欣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歡天
下抃喜咸相謂聖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
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
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茲嘉會

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
周公有成狄之膺宣王逐獫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
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皇帝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天
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按迹而至宜長
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爲義
不可辭則合羣臣之言從容奏寫表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熬之訓虞庭于羽
旣舞伯益陳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

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聲其爲作
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古頌美而
寓規諫皆臣子攄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
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奠安四夷效順眼山沮海風
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跋阪航涉濤瀧沍寒
溽暑赤雪玄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靡鬣髮焦赤睽眦深
黃猩唇猴啄黎面文身袒跣椎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
搖曳縈纏鞮鞻殊音侏離禽言呶嗷重譯舍館授粢窮
物式陳兼金玉瓚齒革羽毛服食器用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六

皇帝勤儉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膺
茲嘉會以心感人人人心自歸其來無喜矧往或追陋彼
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未是從苟得其人不爲富
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玩性彼所產馳玩惑心
悔之已晚
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慎始惟終圖難於易照乘之珠衆
庶所嘉詎若得賢照千萬里四夷畢來衆庶榮之曷若
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

師
御書贊
有序

神明載興開天應期經高緯厚翊讚書詩謨明訓彰汪
汪百川宣玉詘金要約一言天尊地卑非義不定人靈
物生非義不成信愛之施非義則臺禮貴至中非義則
戎知有變通非義則謫忠信非義尾白奇拙惟義在心
理之中正萬物是制萬事是宜財成輔相左右範圍造
化非宜聖人制之尺度權衡是有是特勿長以欲勿短
以私勿以好昂勿以惡低勿高垂手與人推移剛毅有
執金石匪堅紅光貫日劒氣徹天人惟愛生有重於生
人惟惡死有重於死惟義之歸俯仰無愧惟義之全生
順死安於穆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八

高皇天作君師殊音鼓舞庶草蕃滋矧茲近臣日轂月
軌朝漸夕摩淪肌浹髓丹書煌煌嬾于天光天光香晦
丹書不昧耿若河漢五緯昭迴夜光明月珙璧瓊瑰不
豈于晝賈禍長奢豈若丹書戒謹夙夜稽于古人豈無
烏號豈無天球豈無赤刀豈若大訓惟德惟義豈若
帝訓無偏無陂豈若丹書致戒怠欲
高皇師善惟日不足
今皇繼統圖任舊人凡昔簪履既秉衡鈞孜孜贊贊戰
戰兢兢思思義遍告在庭

嘉禾頌 有游賦登高軒草附書結斯附臨導

今上元年
無錫縣有
此瑞士大
夫多見之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
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爲一仍三穗者二
二穗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去聖帝則其
皇帝遣使來進羣臣表賀未幾燕恭懿王爲代嫡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親御墨爲詩一章以賜令
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
師撫民致治之畧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
明堂種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
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九

之祥爲可矜而以爲可懼而思以自勉蓋不以嘉禾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去聖之遠大
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巳乃
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
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
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
雲爲景星爲霞五色其下者爲璿珠爲美玉爲丹砂使
人歆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
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風流遺韻之傳若詩書所
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歆慕與景星慶雲

諸福之物。同一快觀。而况身被其澤。目觀其盛。鼓舞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己也。拜手稽首而獻頌。

曰。東望。翁。武。猷。俊。以。獻。崇。正。規。摹。本。奏。以。請。贊。於。天。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蓋珠金粟。隔露凝。親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袞衣當日御形廷。百辟忻嘉陳休徵。四野懽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稟不矜。作詩致戒。尤丁寧昌信。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藩鍾。聖情亦知來。玄德由茲弘。十年事驗。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十

天威靈。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賜詩。日閱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墻羹。想當睿思。玉几憑。智周八極。通杳冥。重念稼穡。憂農耕。寒暑怨咨。憐獨煢。秣願年登。百穀成。羣臣環列。怵且驚。百神降監。來軒盈。雲霞灼爍。飛陶泓。鴻章照。聖藻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璋爛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映。摹本裝。以龍鸞。紋頌錫。羣臣荷。寶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莫八紘。夜夜虹光燭。太清。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

平。願。文。必。同。光。外。際。而。飛。長。姬。其。異。日。陳。其。盛。遠。哉。云。

白象 有序

大篇曰象
出力

粵稽成周象輅之飭以象禮大夫之笏用象詩稱象梯
禹貢言齒革則象之爲中國服用久矣交趾諸國卽唐
虞以來南交之地五服五長之所疆理以象爲貢豈古
昔之常制也恭惟我人異哉華嶺蠻蠻蓋小國乎
聖明受天明命全復唐虞成周之地迨南交順附而馴
象蕃息於輦轂之下者四十餘年矣邇者交人作亂
聖天子命將征之師行未逾時而白象來獻臣按昔周
獲白魚而勝殷漢得白麟而定西域唐得白龜而平淮
蔡白象之獻安南克平之先兆也若彼漢晉魏唐宋九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十一

真林邑陀羅文犀之獻以爲異者以求而得之又皆無
其應豈可與今日之盛相挈而擬倫哉臣謹再拜稽首
而獻詩曰
聖人垂衣朝大清四方萬國皆來庭考圖按籍一疆理
田賦貢錯稽諸經古城交趾古荒服漢唐列郡猶連城
自從宋季歷當否淪入異境誰能懲蠢蠢小醜作威虐
清問赤子行天兵感茲白象來入貢執訊獲醜斯吉徵
維南巨獸有馴性視瞻四體多震驚肉豐味異鼻拾芬
齒貝側理雷紋縈時來變化比頰玉隱約有似蛟龍騰
智能拒害思報謝駕車服戟由性靈傳聞西竺多此物

治平之世來南溟黃金羅轡眩晴雪琉璃絡索分水晶
 月光夜寒催立仗露珠下滴搖光星天河浴出雲浪湧
 玉山迤迢空中行楊花暖風吹不起白雨一洗堆銀屏
 乃知和氣有充塞地不愛寶呈華英中朝賢俊出濟濟
 澤及鳥獸通幽冥雞鳴天吠桑柘黑百穀披野雲藹蒸
 聖情謙撝勤宵旰慮及公表侈鰥榮水意數五而青雲
 聖德萬歲白象顧但喜指日南交赤子被簡庭隨中
 聖德萬歲萬歲歌神明至者對子十有七年天人合
 皇帝瑞應歌辭 有序
 臣伏惟聖主臨天下為萬民之主天大幸高

明文奇賞

卷之六

聖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開天闢地之鴻業運合乾坤包涵宇宙鈞陶顯幽
 自受命降神淵潛濠梁至在位七十有一年天人浴合
 和應大來若所居紅光燭天絳衣神人端簡致詞途中
 遇疾有紫衣饋食丹師出淮則淮泗水湧渡江而青雲
 隨之親征婺州五色雲覆軍上下寧國亦然攻雞籠山
 有龍盤帽英舟彭蠡至馬當有白龍夾舟而上甘露降
 五緯聚河淮流清龍馬來廷野蠶成繭草木孕生並帶
 連理嘉禾瑞麥之生見疊至雨暘時若臘雪應期五穀
 屢豐賢俊登庸下至技術皆可名世謙恭抑畏謹終慎

始巍巍藹藹不可悉舉。洪惟天官青鸞第十三白鶴
聖天子達孝至仁，續承大寶，重華日月光前，啟後瑞應。
同符益以騶虞神龜，醴泉寶蓋，青鸞白鶴，白象黃犀，神
人呼化，日舒長四夷畢來，視前益盛而謙恭之詔屢戒。
飭臣工者，甚至尤與。蓋新空而至，五國門入，平官
太祖同符合轍，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職
在太史，謹備書其事業，爲永樂歌詞。二十有二篇，薦之
郊廟，勒之金石，頌揚神明，永樂無極。騶虞出於鈞許之
神后山，獻之朝爲騶虞獻第一樹石，孝陵求厥，跌龍潭
山之麓，得龜呈第三三門，積下黃河清凡三十有二日。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

爲黃河清第三醴泉出神樂觀爲醴泉湧第四有事于
治城觀五色雲降自天中爲慶雲垂第五甘露屢降鍾
山治城草木沾潤凝輝燦然爲甘露降第六山東野蠶
成壘遺山谷作野蠶第七北京暨回縣嘉禾屢生作嘉
禾生第八河南關隴暨四方郡縣瑞麥疊見作瑞麥秀
第九禋薦上帝有賁蓋浮空而至于正陽門入于宮城
救不以宣作寶蓋第十有老父羽衣至神樂觀大呼萬
歲者三故復都邑已而忽不見迺知其神人也救勿以
言作神人呼第十有瑞石呈圖日月合璧重輪宛然
作瑞石圖第十二青鸞下朝天官作青鸞第十三白鶴

祥集以萬數作白鶴第十四得白鹿于北京作白鹿第
十五占城白象作白象第十六廣西以白兔下作白兔
第十七南夷屢獻靈犀作靈犀第十八蒲蘆上有文曰
太平或取以獻 上御之爲木孕文第十九瑞雪應期
作瑞雪第二十雨暘時若作雨暘時第二十一登俊登
庸第二十二化日舒長作永日第二十三四夷畢來作
四夷來第二十四
盧蘆河清

明文音賞

卷之六

太祖三千年德施溥榮光窳河河獻圖五色照映冰玉
壺昔洪武今永樂襲休祥頌聲作河水經天橫地洛騰
氤氳下續續旁困困隙紘紘海市青紅艷采雲纖塵靜
夾鏡空露沙石海涵通離婁下見馮夷宮三旬二日古
莫同 聖德至與天地比天地儲祥不敢秘瑞應來神
明萬萬世

野蠶

聖治康垂衣裳教養老重蠶桑野蠶成繭彌山岡金丸
玉果若林粧飛絲白如白雲粲五采凝朝曛望中都若
方春萬歲稽首歌陶鈞往掇取去如雨斧遠揚載筐篚

手挽縲車心口語。聖皇儉德符堯禹禎祥應王道成。惟寬征帛縷盈萬歲萬歲歌太平。

神人呼

神人呼自碧霄羽衣舉霓裳飄星冠霞珮金鳳翹神人呼震天聲海甸騰山岳應萬姓歌舞懽都城神人舉疾風雨隨流星滅飛羽倏爍神光照區宇宇咸懽謠靈徵同軒堯萬歲山呼仰聖朝

白鶴

皓鶴飛青天中澣海淮驂乘鸞車翠鳳旗皓鶴舞朝扶桑暮玄圃弄影瑤池玉簫譜月玄精咏玉玦頂丹砂羽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一五
白雪千秋萬歲見河清萬里翱翔狎雲月護瑤壇繞翠邊行翩翩舞蹁躑成羣下迺金爐煙靈芝銜出上朝天壽域同躋萬萬年

表

進實錄表

解

闕發

聖后一段

進實錄表

罕見有此

字也

結構大文

癸未六月翰林學士臣解縉等頓首上言伏以聖人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耀丹青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皆在於詒謀而繼志述事敢忘于紀載鼎彝有勸勸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闕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十六

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

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極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

適荒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

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嬪虞開創功超於胥宇永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鳴鳩均衆子之恩螽斯奄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迹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於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

用文奇賞

卷之六

又六

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爲國調元翊運叅機贊謀正位中官十有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之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欽惟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續武王之繼述孝

事

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滕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修史之詔臣縉總裁臣王景臣李至剛臣胡靖臣黃淮

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爲遊畋旣皆遠
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
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
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
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
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
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于無
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大繁
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
用文奇賞卷之六十八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
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大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
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

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好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

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

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

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
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
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
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
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
抄緝穢蕪畧無可采

明文青賞 卷之六 一九

竊不爲之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
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闕
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
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
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眷駁尤甚宜
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
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
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
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

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
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
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
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
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
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闈尊天子之貴不近
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
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
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
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尚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
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
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
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
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
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
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
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
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
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
政之齊止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廢

人君不以察爲明 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
人君惟以德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
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竊盛之
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未
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
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
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二十一

也使無訟乎惟于敬則心卽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
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
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
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
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
糾彈曾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聞上有赦
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
赦之人疑上好誠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

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守
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
哉臣篤知草率帶罪人蕭故補獄法陛下蕭無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蕭淵衷也然誰
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
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
或蒙蕭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正于一身刑必延
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蕭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蕭建不爲君
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二十一

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
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蕭朝省驟歷清華椎埋
嚚悍之夫闖革下愚之輩朝捐刀鋸右擁冠裳左棄筐
篋右縮組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
雖以立賢無蕭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
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
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
判黜陟無章舉措垂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
天下皆謂蕭其當蕭收蕭回蕭文蕭而蕭國蕭曰蕭文蕭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

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三

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

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論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乎佐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琦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僞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

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嫚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

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拆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墜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

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又吉時多有書院遺基學
田舊業貢土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
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
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
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
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
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
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
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

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播楚屬官甚于
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蹠曲拳於進退
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
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
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
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于陳獻所
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

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辯析
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
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其中也。若夫其
陛下同患，忠由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
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
亦足矣。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
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夫謬不
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
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全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
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其

用天奇賞

卷之六

二十六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
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
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
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
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
，世絕宮污。僅保守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
人之年邁，摧頽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倫安苟容，則善長
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惑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
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
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
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
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愾惻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
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
必隨之然耻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
意謂羣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二十七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

陛下言者而事枉冤延未已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陛下言者而事枉冤延未已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序

贈蕭觀復省兄 丁丑

解 縉

唐書史官有曰蕭氏有功德于民餘社在其子孫至唐
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吾觀宋史郡
乘言宋仁宗皇帝嘗大書其殿柱曰彭齊之文章楊丕
之清謹蕭定基之政事可爲江西三瑞夫以瑞江西而
皆在吾鄉指顧之間茲非大苑渥洼崑崙之玄圃歟宜
其至于今尚賢而學競令後人有可親而仰聞其風予
嘗從觀復得定基蕭侯畫像而拜之凜乎可敬而藹乎
可親畫且猶然矧若當時而聞議論乎又得宋君臣天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二十八

章奎畫照目瑩心溫厚和平從容不迫君臣之間肝膽
照應忠厚淪浹故家文物此其所以可貴而况觀復之
念先啟後競競恂恂以家世自持令人安得不悠然而
感仰而歎耶唐史臣但知八葉宰相在當時以爲古所
未有之盛又安知今日子孫尚能守其先德令人有所
興起耶蓋定基系在唐丞相復之後見于誠齋楊文節
公所考據其甚可信觀復先去定基公纔十四耳予嘗
謂世有不言而化之師表有不道而進之學校吾鄉節
行文章多出于三瑞之後則三瑞有以倡之于前其功
德益以遠矣而况子孫乎就蕭氏論之或以政事以文

因有功于
鄉邦而念
其子孫溫
厚詩人之
選

章以奉行以武功以貞節班班類相頡頏凡爲故家賢者之後寧不忻然思有以襲其榮而蹈軌轍乎况其若觀復一門爲其子孫乎不以仕止隱顯念之深而持之重觀復之兄儀復住于皖城牧民奉法亦惟先世爲之師表觀復不遠千里而往省之告別于予觀復以弟省兄固常事也以賢而仕又蕭氏之常事姑于觀復之行但以念深持重勗之而能言者亦以此而歌之云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國朝初置陝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數萬里跨崑崙通天竺西南巨川入于南海元勳大臣先後至其處軍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二十九

衛旣肅夷戎率服通道置驛烟火相望迺罷行都司革河州寧河等府縣設軍民指揮司治之與中原郡縣等而善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相售易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薺茗爲上蓋夷人肥羶潼則羣聚穹廬中置金煑薺茗調以童酪而濟其肉食如中國之用酒視酒醴反若薺茗者其俗非一日矣予前年謫居履其山川訪其圖誌神禹之道河積石實自此始而積石西去河州數千里宋置積石軍固唐虞三代之舊治周衰而擯于夷至今數千年而復其舊則其飲食嗜欲宜稍近于中國而

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
巴陝之茶於司官茶而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
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
州之馬如雞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
仕爲臣者不但茶馬之供于利而已習君實實新金之
玉筒入初爲廣得倉曹滿陞茶馬使於河州也故備述
其事以送之且知是司也夷夏之交義利之辯實實尚
忠信而篤敬河州故唐虞三代之邦也且以告予克高
君焉與東夏同風實實

宋太史黃庭堅任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游後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十

宋太史黃庭堅任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游後
太史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之文相賀以爲異人由
是名起雖敏修之材學有過人者而非二公亦不能如
是之傳也今太常丞清隱敏修之後人也其兄維彰在
太祖時有以其名薦者今年始赴京師以老得歸清
隱求予一言贈之曰使他日有傳也予曰君兄弟固無
愧于先人矣若予者豈不有愧于東坡面何敢望爲君
傳也哉雖然維彰歸而教其鄉人子弟已修其德將自
有不可泯者而何慮其不傳也哉而何假他人以傳哉
宋太史送高仲仁教瑞昌序

亦序文者
亦可少衰

在不顯為
入師亦不
顯方是真

先外大父在翁高封州有弟曰觀翁博古善篆籀從封
州官下獨屏一室澹如也封州仕有名宗族多依從學
有寸長同列上下官慕封州轍爭舉辟為屬為教官甚
衆觀翁不屑也後家居食貧賤或勸之出為學者師曰
禮聞來學竟以隱終子汝楫少從先太史公真我學于
縣齋遊學隆興益貧甚遇亂三十年無所屈家君素嚴
親客少傾狎幼時但見汝楫來家君未嘗不迎門驩笑
也歐陽可遠素清蹈嘗謂終元朝無一人得其意獨為
汝楫飲連日汝楫去轍不辭永豐劉倩王春秋學專門
學士大夫踵門請授恐不得獨求汝楫仲子得去教之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十一

數年曰吾嘗以吾受師春秋學今老矣恐自我遂不得
傳也今德也可吾無憾矣德字仲仁又貧似其父然酒
後耳熱嚶嚶然論說古今作文章琅然自歌自喜了不
知王公貴人在側也仲仁最善子友申之兄弟每與子
坐頃之未嘗不慨然思吾仲仁也申之向又同在翰林
暇日輒矯首南望曰東山何在安得見吾仲仁哉仲仁
所居東山也仲仁得師友之愛如此有弟仲武最賢不
幸早死伯兄仲智多才藝儒者仲仁事母孝而不幸貧
且病日攻之仲仁尊君沒後家貧病今二十年郡縣萬
方辟之不起今

天子龍飛。遂以瑤昌訓導之舉來試。文章禁中對策。直言慷慨。殊不覺其貧病人也。于是仲仁之貧守三世矣。隱德亦三世矣。瑞昌在廬山。有濂溪周子之風。世焉願無媿乎濂溪。以無負乎三世無負乎師友也。

北京重遊序

北京地形。天不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絕特之。觀而名能文章。抱負慷慨者。常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且以孔孟汲汲於濟世。幽燕之國。欲行仁政。豈不能賢于滕費中。卒絕長補短。戛乎其難哉。而不幸當獻公子之時。遂無孔孟之迹。降及晉宋。好奇之士。若謝安王述。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二二

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爲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皆無因而至焉。及元氏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許律諸君子。雖因其邇于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天下之雄傑。險要。撫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于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瀾瀾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况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遜于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爲得失也。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于北京者。

然多虞氣

多矣若吾友龍虎張氏崇顯蓋嘗往來而不絕者也而予廼不能一遂其游觀之樂每侍聞天語退而稽諸簡冊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混一之世及元之時時之不幸有賢智之士在形勝之地而不獲中華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吾友張崇顯今又將往焉其為我訪灤河居庸與其豪傑俊乂而謝之吾君無為而致垂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熙一游一豫將無不宜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碣石之顛作為文章詠歌盛世自慶其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三

希遇固千載一時也某行旅多段先為詩歌以俟

送端木武庫歸灤陽序

聖天子尊臨大寶之初雅知端木公孝思各節以問臣縉時公使鮮未還也及還與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受褒賞陞擢武庫員外郎偕奉

訓大夫合部人皆以老成推敬之未幾又念今書學荒

落惟公在國初獲接諸老宿而翰林學士危公大朴侍

制朔公儔皆嘗受學于文敏趙公也公皆及師事之而

學士宋公景濂子仲璉仲珩饒君介之宋君克溫杜君

叔循皆篤志于書公與之頡頏三四年間遂空冀北

卷之六
一五
一五
一五

無以為比者此衆人所知而曾不自感也。聖天子之所深賞歎者也。于是屢書上進。上視其用筆轉折微妙處。指以示臣。繙曰。恨老矣。猶可以淑後進也。遂命選天下能書者。日就學文淵閣。命君董成之。聖天子所以優待老成之意甚厚。而公以疾不能造朝。其子閏入朝告恩。命慰勞。還第以藥其疾。且冀其復來也。京師士大夫皆為詩歌送之。而繙忝附絲蘿之契。未相與最久。相知最深。知天下之人知公之書者未必知公之措置設施。知公之措置設施者未必知公之高見遠識。達道造微出乎事物之表也。蓋國初公之父為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十四

看得利達
輕則人品
已有五六
分

刑部尚書風裁。歷於朝著。一時俊偉環傑之士。仰尚書之高風慕公之令譽。皆願納交。而自少學於金華。范祖幹之門。實朱呂道學正傳。而公之所得深矣。其視區區利達為何事哉。宜當時俊偉之士知之者已鮮矣。及後寓于洪武時。趙鐵峯熊雲西熊西宇諸公學問金華。同一傳授其門人子弟。如祺辰傳先生伯機熊先生一見而契所聞相與推敬之。繙以晚生識公于洪武時。但知慕公之書。及見公之議論也。退而問于伯機先生。未嘗不洒然自失也。由是辱公不鄙敬之重之。後與同在史館。同直文淵閣。早夜切磨。未嘗不自為之深慰也。今公

虛心

恐爲所遊
所遷古人
清華乃爾
堪共隱以
老矣

謝病而歸優游家居以訓其子弟宗族人鄉黨固甚適
矣望餘光而仰後塵者能不爲悵嘆乎然而西遊於
聖天子方思起公公之疾行愈金馬玉堂之間可坐而
待也姑書此以識一時之別云云
送王作昭府屬亭閣
予廬陵佳山水多文儒重世族故多朋游之益有游賞
之娛雖隱居終身而不厭也廬陵郡城南去不百餘里
爲屬邑太和昔黃太史廷堅嘗爲令于此愛山水之奇
勝作快閣以臨之將三百年來巋然獨存予嘗與客宴
飲於斯買船遡流放歌傲睨而得王作昭氏世家甚近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五

其一門羣從又皆文雅喜與予游也作昭方讀書縣學
中嘗私相語吾二人者雖終隱於茲不恨竊恐皆爲宦
游所遷也未幾予果西遷積十餘年還京師而作昭
亦以明經領鄉薦又明年貢春官復相見歡甚已而連
蹇困于小官作昭未嘗廢學侃侃自持其胸懷洒落則
不異於在泰和之樂快閣之間者也遇今

士擢爲府屬伸之久屈之中起之久困之餘輔親藩
資啟沃共爲忠與奉也文章之流傳行義之宣著必致
其君與東平河間媲美豈止爲鄒枚數子而已哉作昭
勉焉庶幾朋游亦與有榮耀焉

商表序
木育不自
中國此序
可爲定論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

予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暄鬱
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
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于傲惰敢於鬪爭而易
于劫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
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
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
至于徭徭苗獠號爲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
間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
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爲若徭

用文奇賞

卷之六

三六

獠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
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
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其賦
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
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于中州以爲
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
施行矣何其尚有梗者抑往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
桂林之屬縣有陽朔襄陽張用禮爲其縣官三年矣將
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民易
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爲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

天下豈有
難治之邑

簡之神游
堯舜之世

一詩信不
廢聖賢有
稟村

境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
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
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
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
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顧謹中詩集序 卽顧太常經筵進詩序

臣籍少侍

太祖高皇帝蚤暮載筆墨楮以俟

聖情尤喜爲詩歌 睿思英發 神文勃興 雷轟電逐
頃刻妙造 玉音沛然 數千百言 一息無滯 臣籍輒草

明又奇賞

卷之六

三七

書連幅筆不及成 點畫上進 財點定數 詠而已 或不
易一字 故常喜誦古人鏗鉤炳朗之作 尤惡啞暗齷齪
鄙陋以爲衰世之爲不足觀 而天下之士爲詩者鮮能
得意焉 有詩僧宗泐者嘗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爲得意
之作百餘篇

高皇一覽不竟 日盡和其韻 雄深濶偉 下視泐詩 大明
之於燭火也 蓋如泐者 尤不足以當

聖意 聖凡度量相懸 固如是耶 近奉 內廷獲觀

先皇所御書籍 見其題曰 顧錄詩集 二篇 蓋

先皇所嘗置諸其左右 深有得於

聖情者也。臣繙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懷，而謂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馴狎，而九天可安行，十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爲須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擠擲也。謂風雲可噓吸，雷電可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者，蓋將與天地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合。

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爲雲行水流與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爲狂爲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高皇帝知之，臣繙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歎其不可得而見矣。祿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太常

開文音賞

卷之六

三十一

簿不可得而具矣。繙中林五人也。繙以太學出典太常。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以才名爲數人所排毀。高皇帝憐而保全之，予素見其詩所進上也。今擢爲蜀王府教授，予素相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如平生歡，傾情論，且以其詩集示予，因序其意如上云。

重刊西游集後序

余友康君以寧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爲太平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悲喜離合與玩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閑居之覽，而非

詩聲亦有
源流足見
前輩用心

有所刻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闢靡徇外而爲人也前序
范君仲綸作稱廬陵文章自歐陽後世有傳續其論當
矣特未知吾廬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秦者
九人隱於玉笥多爲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往往效之
而廬陵之四言詩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
賓客多往來荒祠古塚鏡文俱存至晉許遜郭璞殷仲
文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爲吉州司戶
始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
南唐劉洞夏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一作元忠稱
南國詩人江西詩派葛敏修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十九

而范德機授學於楊學瞻學瞻之子又從師德機卽邵
菴虞公所謂得范公之骨而廬陵之爲歌行者大盛不
可悉數若永新吾得一人焉曰萃樂吳先生以寧鄉先
輩也宜其所得者有緒故不求工而自工歟康君未老
幸而所作當益富他日歸鄉拜詩人堂而重論焉屈伸
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冥
萬變而日月之光景常新也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乎

虛舟集序

丙戌

永樂初勅修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尋大典之命
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

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爲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臥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每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薄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志焉余竊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于詩則凌駕漢唐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歎賞思避竈而煬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于人然一遇知己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辯如懸河真若超千古而立于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文名越石父有言士緇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己余其有負于孟揚哉余其有負于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徵余言遂敬書以復之

詩必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拜首颺言責難反覆聲容可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深可譏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必暢其辭辭暢則作者之意顯必婉其辭且協其韻酌協辭婉則作者之意微惜哉詩之序不傳予嘗序范德

機先生詩至清江閣皂山之陽曰屈原先生故里也又歷諭之百文峰其寓舍也問其故老稱先生退然清苦而斬然有不可犯之色辭吐婉暢制行凌厲故其詩類其爲人有下視一世壓古作者之心每及理道則冲然有窮涖徹泗之懷今觀吾鄉先生文川楊公詩則與范氏同一軌轍而尤超然有飄揚道學之心絕去烟火之累求其歸于正者鮮矣聞之父老亦云先生傲睨一世冥搜遠絕不爲世俗流遠之非介如也而其詩則寔從師於德機公又按文川忠襄公諸孫則其清苦廉厲又非特師於范矣詩非予所能敘故敘其爲人之賢云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四十一

送高唐王君子舟赴巴陵文學敘并詩

唐虞之盛八元八愷而周之盛有八士或同出於一家以爲極盛而皆本于學校修明之故也厥後唐虞興學校盛而入于科舉獨貞元中韓愈等諸名士牽連得升以爲極盛至宋科舉益盛而學校與之俱盛若孫陳蘇宋兄弟同出爲宋之極盛元雖崇尚科舉而學校之政不修于是名公卿雖由科第而出于學校者蓋鮮其人洪惟我國朝最重學校而考其成于科目于是科第者俱出學校余縣領鄉薦者八人而六人出學校於是魁天下者二人登上第者二人一得歸榮三得教官余

原本學校
初國初備
才其備重
如此可傳

友子舟王君名進得巴陵學官以往是豈徒爲朋德致其朴野之私而已哉固以爲天下賀見盛世將比隆唐虞三代八元八愷八士之盛而視唐宋又將軼而過之也科舉學校已如此而爲教官者又當思所以繼其成也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亦若新塗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敖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荒榛瓦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秘於私家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四十二

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迺知歐陽氏譜比今世所傳文忠公之所修續蓋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宗嘉祐之夏四月歐公歸廬陵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藏者叅校而刻之瀧澗葢草草旬月之間耳宜其不及詳也余嘗過萬安見梁國公墓穹碑石獸歸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爲布衣交梁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錄推其缺遺者豈不多哉文忠公平生亦念念於廬陵者故不遠數千里歸塋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壞此其意可見也而或者咎其思穎而不思吉此豈知公者哉公

沒後發奕辯子孫相繼歸於廬陵然皆始寓于新金之萬全蓋歐公之歸時李太白在臨江公托爲買新喻田宅以居故也吉水同水鄉臻善里則自發之孫繼世南渡隨高宗至杭都堂審給部符今在迹余猶及見之其最可信者紹世生日俊日俊生三子長曰雲居迹符次曰霖居新金季曰雱字季澤始居吉水之螺陂雱生克用克用生炎起新昭州教授先世祖生春之嫺姪也炎起生夢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節推生吾行吾行生師尹諱衡至正庚寅貢士號莘雲予少時嘗從講學令子仲訥與予交莫逆予兄大經其妹婿也莘雲旣沒仲訥亦蚤世其譜藏予家仲訥有子孝忠鞠於予家於其冠也授之譜與文忠公畫像俾謹藏焉永樂四年丙戌孝忠來京師將謀刻之梓以遺其後人而予爲之序其事如此且俾知此譜蓋連世修明之比於文忠公所輯爲尤備也

其城西蕭氏譜序

縉少時讀家乘媼盟記見所載自漢唐至元赫赫富貴非一家但里閭可指顧而及者則以先生長者問其間屋所在子孫尚隆替與否或喞然笑曰是其地者昔其崇墉與室今其荒榛敗壁而子孫莫知其之適者也或

曰。是疑卽今某所居而肆而圃蔬而田而地者或戚然而悲曰是其子孫固在而窮而愚以不學貧以不立者也或欣然羨而冒言曰是卽某能世其家不墜其先者也不顯于時不凌盜競者也辭色三變縉固已疑其然其所以然不能細也稍長而備員法從抽石室之秘薦見天下之書交當時之士于是吾鄉嫻家比嘗赫赫者始盡窮其細而後之善惡之驗于人子者甚較著彰明不幸而不驗者則甚少也城西蕭氏濟寧將相名家係出鄱陽王後十七世至護軍蕭忠國官廬陵次子文仲來婿吉水張氏遂爲吉水人世家城西簪纓蟬聯詩書

用文青賞

卷之六

四十四

浸淑先族祖宋淄州刺史賓王諸孫如山墻雲岫護軍七世孫也先外氏封州高使君若鳳進士公鉞于蕭氏皆重嫻壘姪積善流慶日新月盛方殷未艾復始可期縉於嫻家之末方與有榮焉者引高持此譜來請序三復歎歎益知護軍而上將相助業富貴璀璨又大有盛於近者故家世德有如此哉予安得不反復深歎其十餘年少長之間之聞見也歟引高名嵩中護軍之九世孫云

鏡方彭氏族譜疑序 辭甚不學其不立甚哉公議之難明也而世謂嘗明於身後非謂其國史

彭并是公極得意之

之傳足以考信歟未也時移事去過其舊鄉詢其故老
稱人之善者無所佞諛言人之不善者無所避諱考其
成敗之迹與其言行之遺以推原其用心庶幾足以知
之然猶未也國史固不足盡信賢人之隱德難知而凡
傳記所說私家之所纂錄或友朋私與其所善子孫欲
蓋其所親亦有姦諛未死之先逞其胸臆之見筆之於
書以授其人令身後出之以為信實是非錯謬又有甚
於國史之傳訛昔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欲知
其人之善惡是亦在并視其子孫之隆替可以徵之也
唐末五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策功至通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四五

顯已而驕恣其下復亂賴危全諷彭玕兄弟起而救其
弊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為撫州玕為吉州雖由傳所薦
實俱唐室之命也楊行密既背唐以自為則脅江西從
之獨全諷及玕不從仍唐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
密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固唐之忠臣也厥後勢孤援
絕不得已而奔馬殷秦嘗為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
禮待之獨鄉之傳聞與私家纂錄多毀其務報仇為剽
擊劫州人往臣于楚蓋其時全諷死光稠降玕既去而
行密盡有江西鄉人亦有仕于楊氏玕固楊氏所惡也
則其毀短玕者非私怨則為楊氏惡之矣玕之不死宜

必有以報唐室者不幸梁唐繼纂志不獲伸惜哉又其事多散由於國史不得其列傳獨其子孫之盛有非私家所得而抑之者蓋天之報之也故翰林危公大朴嘗叙其族出於全諷建昌撫州之有危氏猶吉之有彭氏榮盛相將兩家善慶之積公議之明亦可得而徵也子友彭君子斐以家譜來京師名卿鉅公旣皆爲之序乃以示予予頗通氏族之學請著予所聞以考正焉譜稱彭宣氏事漢成帝爲大司空而非齊陳留王樂其九世孫子按宣事孝哀以二千七十四戶侯長平薨謚曰頃子聖孫業嗣侯遭王莽始廢而譜畧之成帝下距北齊將四百年未應纔九世疑上當有十字蓋譜之增續傳刻屢矣微或有此遺脫也又云陳留王六世孫景世值唐中宗爲禮部郎官其後有構雲天寶中袁州刺史李景以名聞上遣中使齊延立召之至再乃行上欲官之辭歸遣中使房嘉送之嘉賜束帛號其鄉曰招君有震山釣臺石室其所居處今袁州宜春也予按宣家淮陽樂家安定而景直但云世居淮陽豈遷徙不常故畧之歟中宗時距天寶未遠景直構雲非父子則祖孫耳譜稱構雲之子始家廬陵而不著其先以何時居宜春予以他書考之蓋自景直之先隋之季氏而譜失其名

不敢妄加蓋謹之也又云招君之子茲憲宗時進士爲
進賢令匡子伉侷維岳皆進士而侷登第在德宗貞元
七年爲令宜春父茲登第在其後蓋茲廿七生伉十八
生侷侷登第時纔十九茲登第時年五十五相去十六
七年耳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世固常有此也侷生
輔信州長史五子玕其勤四子其世德旣如此譜稱其
乾符初投筆起義兵予按不著其居里按史稱玕世家
廬陵今吉水永豐故廬陵縣地南唐保大八年始置吉
水旋廢雍熙元年復爲縣致和元年始置永豐今永豐
之沙溪吉水之豐口墳墓具在玕以後唐長興四年癸

巳三月薨年八十敕塋長沙楊氏太和之五年也未四
年而楊氏因土始歸非折桂鄉之豐口玕之生當在唐
宣宗大中七年癸酉起兵時纔二十餘耳州志稱平湖
有彭玕疑塚所居必在長溪豐口之間其爲吉水人無
疑也又云乾符丁酉謁鍾傳命鎮王嶺按王嶺在合吉
水之蘭溪其上倉廩府庫之迹猶有存者其前有山曰
張欽寨乃吳將屯兵對壘之所初玕以門弟領胥徒爲
州從事卽棄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傳命鎮也傳
命以中和二年觀察江西而撫州亂賴玕及全諷平之
傳始上其功爲刺史未嘗私謁傳也譜稱乾化初授檢

一折有波
淵

明文青賞

卷之六

四十八

按太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太尉封安定王以疾辭不拜
予按乾化之時馬殷尚在羈縻莊宗克梁殷始入賀玠
不與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温太
保之命其不受可知矣然則但稱吉州刺史者固玠之
志歟今吉州自唐初所制故無城玠始築宋季丞相江
公萬里爲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襟山帶江雄
據要害元季措置緒餘猶可想少年起事白手百戰干
戈從容不廢講學真豪傑之士哉故楚國大司徒歐陽
文公以爲使吉州遇時得君當不在郭汾陽下不虛語
哉然予嘗過華州仰思汾陽之風低回其故里而訪其
子孫又不如彭氏之在吉者遠甚彼此先後所得又何
較哉玠長子世家廬陵顯者有博士齊太子中允應求
賀州刺史居醇御史中丞思永程伯子其婿也其在鄱
陽汝勵治平進士第一吉水豐塘有方迥寶佑南省第
一人其在鏡方有應瑞應星應祈方界晉起予皆進士
子美叔季新叔士龍九齡必達士傑禹士德高子明子
承仕皆有名吾子斐其後賢也增修是譜其善承先祖
之志哉

吉水余氏族譜序

始興余忠襄公十二世孫學夔奉其父之命以家譜求

記

素位軒記

解 縉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游頓城季大父山泉先生之門人
 高君汝南爲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交其學生
 橫經論難情好漆密若今知興安縣周君鳳祥其一也
 周君傳高先生易經學貢京師有名聲于胄監旣而
 選試獨一人高等擢今官予復與相見十有五年于茲
 矣昔也少壯而今且班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懷論議皆
 不異焉蓋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躁進之心及
 其旣仕也有希高望遠之意仕未崇顯而疾病及之未

理路極佳
 惜文徑尚
 板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五一

學官與民
 牧並譏見
 音時重教
 也

有不歎老而嗟卑者也故其在學校一舉足而望仕宦
 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卿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
 息之安也而何望其有及於物也哉爲學官者無心於
 教其弟子爲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憧憧然何暇於
 日用之間哉周君之學道固不如是蓋有得於易之通
 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其情懷論議無所動於外而窮
 達出處隨所寓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余爲之記焉
 余觀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充貢在太學
 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今其爲令一縣也安於爲
 令設心措慮唯在于令之所當爲也其惠澤之施及於

物可知也。興安當路于交廣湘灘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昧險阻之間居民財二千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爲政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勸相之趨事赴功未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乎此而無外慕之私也予觀自古之循吏徃徃皆入爲卿相爲三公號知大體不爲爵位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位三公不以爲泰由其爲守令不以爲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周君勉之將由此爲卿爲相爲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及物也。祇見其益多耳。周君毋忘舊學焉。

忠孝堂記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五十一

辭無羨

嗟乎忠孝乃人生之大行也。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方可謂之正人。方可以之垂世。若而人世不多見也。然揆之人孰無忠孝之心哉。孩真未汨人人具有可忠可孝之骨。具有作忠作孝之腸。兼具有識忠識孝之眼。及其長也。妻子溺之利害怵之見善而退。見義而靡。烏乎而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蓋難之矣。是以正人不見於世。而後世之人亦無以述其某忠某孝也者。甚矣忠孝之難也。宋丞相江萬里公自少以忠孝自勵。爲吉州府時。造雲鶴書祠與郡人士及民間之俊秀。啟迪於忠孝之大行。而風俗翕然爲之不變。嗣居鼎鉉。爲權臣所扼。遂

解組歸而奮然以忠孝自勵因以勵人而額其堂曰忠
孝之堂非敢夸辭以示獎借也然忠孝之人能具忠孝
之骨能秉忠孝之腸能碧忠孝之眼三者備而後以忠
孝顏其堂非堂以人重也人以重堂也於是江公之堂
以忠孝名卽以忠孝傳也是爲記

雩陽孫氏奉親堂記

乙亥

仲尼稱閔子騫之孝曰孝哉父母昆弟稱之猶曰私耳
人無間言信矣哉聖人所以善成人之美光明萬古日
月行天照哉不可磨矣孟軻說曾子與之孝曰可也無
過分者而分內幾乎盡矣孝子心無自足也軻之言參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五二

之心耳韓愈稱董生之孝被於犬雞人事天理一至於
此哉予觀本朝兩制名卿之稱孫思遠辭榮歸養徵
諸京師京師無間言徵諸江鄉而江鄉無間言難矣
予於子信彭君爲近戚而思遠又與子信爲厚善也知
其構堂以居而曰奉親也有旨哉人惟知奉其身耳膏
梁極味之奉其口也繡文極緻之奉其體也雕椽刻桷
極奧以奉其居也與凡可以奉其身者無不至也不知
身者親之遺體也微吾親身易從有哉其凡悖逆者雖
不知其親無不知奉其身也噫嘻亦愚矣未有以吾說
告之者奉其身蓋卽所以奉其親而不知所以奉則未

此段更有
諸條義
者二
段

有不背施而逆持者矣。昔楚人有兄弟二人者。其一人者富貴隆赫。享獻窮欲。奉其親而卒。以禍其身。其一人貧賤。非其力不以食。非義不以享。養其親數十年。卒以無禍。此豈極意奉親而友。不若率意而奉其親者之無禍哉。義不義云爾也。奉之云乎。捧持之洞洞屬屬。然兢兢業業。然仁義以奉其身。則孝敬以奉其親矣。飲食供奉云乎哉。子雖不識。思遠子信爲予言。蓋知所以奉其身矣。閔子騫。曾子與董子者。豈皆三釜五鼎供奉者哉。若閔曾之奉親。可以勉之。

萬安賴氏源流記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五十三

江西廬陵人尚故家。否者雖盛富貴不尚也。故家又各以忠孝相尚。否者雖故不尚也。蓋風俗然也。是以故多君子而忠厚相承者。故家亦難得。若廬陵郡南百里邑萬安藍田賴氏。自唐五季自宋及元。積以文武顯。亦廬陵之難得者也。賴始居處之寧都。自都兵公宦遊歸。丹次萬安。遂立家焉。都兵生料院。料院公愛。郢口之藍田嘉山水。蓋嘗觀遊。一日大雪。單騎來死焉。死所氣溫。獨無雪。馬蹄土掩。其半。走還。悲嘶於庭。料院之父。都兵大驚。隨是馬去之。藍田馬伏死。料院之屍在焉。都兵歎曰。是吉地天也。具衣冠就塋。以是馬殉。且營築室聚族。而

居遂以義馬名其坑。至宣義公嘗于所居前澗，見夜有火光鑿其處，得石如珠爛然，宵炳人以爲祥光。先是地名南乾，易名藍田，職此故也。宣易家富鉅萬，環數十里，無外屬。旣大而賢，禮訓益至，紀田祠宇公所創也。於是萬安故家以忠孝相尚，纔四姓而賴居其一。傳至將仕公，至迪功郎，至統領公，隆祐後南奔，館焉，付以奇寶，多讓不受。至宣教公，嘗造海舟，役重家稍落，失萬萬，不爲意。至金紫光祿大夫尊老先生兄弟三人，判爲三族居塘畔，曰塘畔族。居下西者爲下西族，居嶺下爲嶺下尊老二子翰林校勘，臞山先生國子學諭，孝則皆以文明。

與丞相信國公友善，丞相幼時曾隨其父受業教藍田子弟，止其家爲大書尊老臞山學諭書院等字，又題其柱曰聚乾坤清氣，爭日月光輝，則西澗葉先生之祠也。初丞相舉進士時，歸見尊老坐堂上，旗鈴適至，羣兒聞鼓聲，爭忝前視之。丞相戲曰：何視也？尊老曰：視天下狀元。後丞相果狀元及第，臞山有集行于世。若陰邊先生亦以詩鳴，至秋霖先生兩舉進士，至東窻舉進士，未第卽棄志不仕。至振宗、季章、季隆皆有文行，祀祠虔潔，以隱德終。季章子佐才益樹其家法，祠祀之禮有加焉。且與振宗議立石於祠，以輝先德而垂無窮。元季之亂，夷

陵故家悉爲義旅佐才子所立奮曰吾家自唐宋稱號
忠義豈忍坐視梟鏡之毒吾郡耶卽披甲上馬一呼鄉
民畢集帥千人前扼大江與賊戰屢破之終元季之亂
賊不敢犯藍田是爲總管作霖先生也先

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卽問道來歸爲鄉導以定江西
戡陳氏公有力焉洪武初召之京師自歎曰吾老矣不
能將也子彥和率其衆附先

太祖皇帝御奉天殿授世襲百戶吟邀曾孫進德兩舉
進士登胄監按治山東行監察御史事洪武戊寅作霖
季子九經迎侍彥和東歸善道友祥先生之子子恭以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五十五

隱德弗耀有光先生世嘗念祖德之膏流撫宗家之榮
盛詩書之習益隆忠厚之傳無忝又將纂其世系建祠
立石以遺後世囑求記之子嘉九經子恭之用心仁矣
賴氏之興未有涯也故序其大略爲之記云

徐氏孝友堂記

癸未

吉水徐氏大族也其先金陵人元初有字平遠者揭文
安公稱其明達軒偉親賢好士周人之急或防以致迎
辦理解大德初活饑民官橫浦隆鹽法利害土府議有
織金文綺之賜開新塲以便民民甚懷之其母年九十
餘辭榮歸養終喪改官富州屢攝州事大治百姓頌其

美上官薦其能其家世以尚書傳授故達于政事使之
通顯當不在漢黃丞相下文安公富州人也卽今之豐
城公得其實故常自負以爲確論于是郡太守率鄉人
士題其門曰好義之家而表其所居之坊曰普惠時元
仁宗皇慶壬子也平遠諸子皆克肖而孫城書經學有
名又講於雪雁高先生高先生故宋儒有節槩城南學
行益進遇亂與先公筠澗於文水之西日爲歌詩更唱
迭和傷時撫事自視雖屈平杜子美不甚相遠也城南
子學臯尤爲鄉里所敬服令子叔通謂其家世好義本
于孝友之緒餘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其弟叔遜叔廸合

口一辭推原是意各其所居之堂曰孝友來京師請
予記之予觀世之爲善者其用心誠僞不可知亦觀其
所咸登何如以知之矣自予耳目之所及鄉之人自大
德以來以活饑民得官者亦有矣求如平遠得人稱道
至以黃丞相比之則未之有也有爲善之名而富貴一
時者又多有之求如平遠數世之後子孫益甚而推廣
其志則未之有也蓋其活人之心重以周而得祿起心
輕以少而富貴之福其躬者又未極其報宜其有譽于
當世而有傳於後世本其好善之誠也不然自皇慶壬
子距今九十餘年徐氏之好義如一日而子孫之孝友

此論不可少

彬彬出其門也此豈人力也哉繼自今登斯堂而無媿于門者不可以自負不益當有所勉其有媿於心者即不可以自懈而尤當有所懲蓋或有愧於其心者不幸者也豈可以甘于自棄而無悔也哉此叙通名堂之意也或曰言孝必言友何也曰上堂具甘旨而養其親其同胞失所父母食之且不能下咽以卽一事而觀之孝者必友不友者必不能孝也又曰言好義而必本于孝友何也曰人有散金帛慷慨赴人之急而與兄弟爭錐刀之未有嘉聲名結賓客而親族流離曾莫之恤甚至其親亦漠然者則其好義皆偽而已予嘗從徐氏父子兄弟與其賓客故人宴飲於茲堂之上而頽仰無愧者皆非世俗之所能比也

溪山萬狀圖記

余有溪山之癖少時見日出東嶺朝霞絢映草木奇秀每乘興獨往過水光湍瀨傾巖瀑布與流溪津渡處漁家艇釣輒不勝喜微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朋舊過從携壺命奕爲登山臨水之觀髮不及櫛屨不及擊衣帶不及盡理歛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徜徉而歸未嘗厭也後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顧瞻溪山如舊親朋濶別之懷形於夢寐蓋嘗以物生之地不同氣

後不游人

質之性亦異江湖之魚不樂於宮沼山林之馬不美于天閑貧賤之習不適於富貴閑曠之情不堪于拘束也溪山之遊觀豈有聲色臭味之足移人也哉予本溪山之人拘于氣質之偏習于聞見之迹而學問之功淺未能超乎事物之外也嘗自知其僻焉余有蔡君學淵爲言吳興李華甫氏亦若余之僻且以溪山萬狀圖求爲之記展之盈數尺而所謂萬狀者固不出乎其筆墨之外玩適之餘庶有超然而得乎僻者可以兩忘幸因蔡君而命之也

時敏齋記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五十八

燦明血勇
哉得駭人

怠荒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車輪輿斷非敏不成攫獵馳驟非敏不獲分爭辯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凝雖曲藝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堯兢兢舜業業皐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曰遜志務時敏是也有如不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也山溪之塞也前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戒哉世之燦明血勇之士一旦爲功名文明之雄歆豔其中忽焉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頃初心之發火燄

飲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且敏也取卷書手閱目透若將吞嚙大聲琅然未數紙若三軍之敗甲委卷顧後而奔靡也猶脅於威而忍也意數昏喞然心力俱困昏然喟舍火水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點青黃當筵論禮樂忽然雷鳴忽然電馳忽蛙然息者雖外慕猶然也矧夫聖人之道非能有歆豔其人者哉則一飯思堯舜置匕筯而莊躄一觴慕孔子酒下咽而費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爲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爲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

明文音賞

卷之六

五十九

誠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方也此豈一朝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某以時敏名其齋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請因是說記於壁冀如朝夕相講也齋在居之西僅完葺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畫器皆麓足玩適而已家自宋居東梅後逮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私淑齋記

有唐張文獻公之遠裔曰希顏生三十年而後從事於學志甚篤而堅守甚力而固以私淑名其齋索余記焉

周于古之
人其甚矣
微而不貪

君顧名思義希顏者也而又喜孟子余豈可以無記哉
孟子嘗舍顏淵而學仲尼矣君又舍顏淵而學孟子無
乃戾乎昔者王損學孟子韓退之告之曰求觀聖人之
道必自孟子始若沿河而下以至于海沿而不止雖有
遲疾必至焉賢希聖孟子可以學仲尼士希賢學孟子
以求至於顏淵孔子不難矣希顏力學堅固吾知擇善
廣矣今一其所以名齋也又知其擇善不務於從遠而
工於切近也豈不真可爲善君子哉夫人有身人知愛
之也愛而自私凡可以取諸人者無往而不盡其力也
愛其目私人之文繡好色以悅之愛其耳私人之管絃

音聲以樂之凡天下之物可奉悅其身者萬方致之以
爲愛其身也不擇是非不量可否甚者至爲盜賊皆自
以爲能奉其身而不知反以禍其身者皆是也惟聖人
之道在人未遠非如芻豢而可以適口非如聲音采色
而可以足耳目之私非如文繡錦縠而可以華其身也
取之而無與禁私之而無與爭也有之而終莫之奪也
任意所思而人不怒任情所求而人不惡如深夜求水
火而人無不與如穀種之物得而生之在我有餘用之
而不窮也近易而且無禍如此人惟不是之私而惟私
其遠且難者其可指而取也如此人惟取其微倖而不

可必得者吁此誠可謂斯民長太息也希顏家田心匡
坐一齋二十年餘徬無誼譁其書滿家朝思夕諷得於
今之人者甚少而得於古之人者甚多味性命道德之
言如目擊古人考成敗是非之由如目擊古事而時出
以驗之如今駸駸乎自源祖流未有極也是以飯蔬自
飽而不願人之膏梁縵袍自安而不願人之文繡絕意
於榮名利達之求而惟善言懿行之是則曰庶幾乎淵
之拳拳軻之自反豈不真知愛其身知所取肆意求而
無禍哉於人之求其遠且難者與其微倖而不可必得
者豈不賢之遠哉余所以樂爲之記也然孟子幼被三
遷之教長資參伍之徒遊梁適齊轍環千里之間其有
得于見聞之頃日進于聖神之域其必有覺其進如孔
子之自名非但謙詞而已也故猶以孔子之澤未泯而
已得其傳爲幸也於斯時也如庸其作矣然豈有軻書
之七篇著明深切如今之不待於求人也哉是又使聖
人之澤自五世而萬世軻之功也希顏今得以端居一
室而私淑其身不忘孟氏之功宜以茲非幸歟然以孟
氏之賢去聖人未遠七十子猶多存者而凡載道之器
未火于秦也孟子猶以爲幸而得之則凡不幸而失之
徒知私於物以禍其身者如今之人亦豈少哉今又去

聖人若是之遠而淑艾之道邈乎無傳吾道惟一端而異端百家雜出其間希顏而私淑也其可恃其幸而不思其不幸之大歟誠非百倍其功千萬其能不可也何也聖人之喻道也曰水哉水哉其自警也曰日新又新淑艾之功豈苟然而可哉艾之爲治既有斬絕自新之意而淑之訓善亦有疏濯澄汰之功江河淮濟映徹萬象涵天地而虛明鑑纖塵之可指其湛然澄滌而若是也而後謂之清淑也潢汙行潦其水非不清也渣滓未融而澄汰之功未至也曾可謂之淑也哉人爲善何以異此希顏於潢汙行潦也能不凜然懼於江河淮濟也能不惕然厲乎善其身而於賢聖似易實難也而亦非在于高遠也惟希顏而後可與論此可與爲此記也其惟日新哉又日新哉又何記哉

明又奇賞

卷之六

六三

